

佛說鴛掘摩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眾多人民。於中舉手喚呼皆稱怨。國界有賊名鴛掘魔。極為兇暴。殺害生類不可稱計。無慈悲於一切眾生。國界人民無不厭患。日取人殺以指為鬘。故名為指鬘。唯願大王當往共戰。

是時。眾多比丘乞食已。還詣祇洹精舍。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見眾多人民在王宮門外。稱怨訴辭。今王國界有賊名鴛掘魔。為人兇暴。無有慈心。殺於一切眾生。人亡國虛皆由此人。又取人指以為華鬘。

爾時。世尊聞彼比丘語已。即從座起。默然而行。

是時。世尊尋到彼所。諸有取薪。負草。犁作之人。及牧牛羊者。見世尊詣彼道。各白佛言。沙門。沙門。勿從彼道。所以然者。此路側有賊名鴛掘魔。於中止住。諸有人民。欲就此道者。要集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四十。五十人。猶不得過。盡為鴛掘魔所擒獲。然沙門瞿曇獨無有侶。為鴛掘魔所觸撓者。於事不省。世尊雖聞此語。故進不住。

爾時。鴛掘魔母。持食詣鴛掘魔所。是時。鴛掘魔便作是念。吾指鬘為充數不乎。是時。即數指未充數。復更重數。唯少一人指。是時。鴛掘魔左右顧視。求覓生人。欲取殺之。然四遠顧望。亦不見人。便作是念。我師有教。若能害母者。必當生天。我今母躬來在此。即可取殺之。得指充數。生於天上。

是時。鴛掘魔左手捉母頭。右手拔劍而語母言。小住。阿母。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鴛掘魔當為五逆。即放眉間相。光明普照彼山林。是時。鴛掘魔見光明已。復語母言。此是何光明照此山林。將非國王集諸兵眾。攻伐我身乎。

是時母告曰。汝今當知。此非日月火光。亦非釋。梵天王光明。

爾時。其母便說此偈。

此非火光明 非日月釋梵
鳥狩不驚怖 和鳴殊於常
此光極清淨 使人悅無量
必是尊最勝 十力至此間
於天世人中 天眼觀世界
故欲度汝身 世尊來至此

是時。鳶掘魔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作是語。我師亦有教誡而勅我曰。設汝能害母。并殺沙門瞿曇者。必生梵天上。

是時。鳶掘魔語母曰。母。今且住。我先取沙門瞿曇殺。然後當食。

是時。鳶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遙見世尊來。亦如金聚。靡所不照。見已。並笑而說是語。今此沙門定在我手。必殺不疑。其有人民欲行此道者。皆集大眾而行此道。然此沙門獨無伴侶。我今當取殺之。

是時。鳶掘魔即拔腰劍。往逆世尊。是時。世尊尋還復道。徐而行步。而鳶掘魔奔馳而逐。亦不能及如來。是時。鳶掘魔白世尊言。住。住。沙門。

世尊告曰。我自住耳。汝自不住。

是時。彼鳶掘魔並走。遙說此偈。

去而復言住 語我言不住
與我說此義 彼住我不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世尊言已住 不害於一切
汝今有殺心 不離於惡原
我住慈心地 愍護一切人
汝種地獄苦 不離於惡原

是時。鳶掘魔聞此偈已。便作是念。我今審為惡耶。又師語我言。此是大祠。獲大果報。能取千人殺。以指作鬘者。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設取所生母及沙門瞿曇殺者。當生梵天上。是時。佛作威神。神識 [怡-台+霍] 寤。諸梵志書籍亦有此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出世時。不度者令度。不解脫者令得解脫。彼說滅六見之法。云何為六。言有我見者。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者。亦與說滅無有我見之法。言有我見。無有我見。亦與說有我見。無有我見之法。復自觀察。說觀察之法。自說

無我之法。亦非我說。亦非我不說之法。若如來出世。說此滅六見之法。又我奔走之時。能及象。馬。車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門行不暴疾。然今日不能及此。必當是如來。

是時。鳶掘魔便說此偈。

尊今為我故 而說微妙偈
惡者今識真 皆由尊威神
即時捨利劍 投于深坑中
今禮沙門跡 即求作沙門

是時。鳶掘魔即前白佛言。世尊。唯願聽作沙門。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即時鳶掘魔便成沙門。著三法衣。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汝今以剃頭 除結亦當爾
結滅成大果 無復愁苦惱

是時。鳶掘魔聞此語已。即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將鳶掘魔比丘還詣舍衛城祇洹精舍。是時。王波斯匿集四部之眾。欲往攻伐賊鳶掘魔。是時。王便作是念。我今可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說者。當奉行之。爾時。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王曰。大王。今日欲何所至。塵污身體。乃至於斯。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國界有賊名鳶掘魔。極為兇暴。無有慈心於一切眾生。使國丘荒。人民流迸。皆由此賊。彼今取人殺之。以指為鬢。此是惡鬼。非為人也。我今欲誅伐此人。

世尊告曰。若當大王見鳶掘魔信心堅固。出家學道者。王當奈之何。

王白佛言。知復如何。但當承事供養。隨時禮拜。然復。世尊。彼是惡人。無毫釐之善。恒殺害。能有此心出家學道乎。終無此理。

是時。鳶掘魔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此是賊鳶掘魔。

王聞此語。便懷恐怖。衣毛皆豎。世尊告王。勿懷恐怖。可往至前。自當悟王意耳。

是時王聞佛語。即至鳶掘魔前。語鳶掘魔曰。汝今姓誰。

鷲掘魔曰。我姓伽伽。母名滿足。

是時王禮足已。在一面坐。爾時王問曰。善樂此正法之中。勿有懈怠。修清淨梵行。得盡苦際。我當盡形壽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是時。鷲掘魔默然不對。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還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王復白佛言。不降者使降。不伏者使伏。甚奇。甚特。曾所不有。乃能降伏極惡之人。唯願大尊受命無窮。長養生民。蒙世尊恩。得免此難。國事猥多。欲還城池。

世尊告曰。王知是時。爾時。國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鷲掘魔作阿練若。著五納衣。到時持鉢。家家乞食。周而復始。著補納弊壞之衣。極為麤醜。亦復露坐。不覆形體。是時。鷲掘魔在閑靜之處。自修其行。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時。鷲掘魔便成羅漢。六通清徹。無有塵垢。已成阿羅漢。

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時。有婦女臨產甚難。見已。便作是念。眾生類極為苦痛。受胎無限。是時。鷲掘魔食後。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鷲掘魔白世尊言。我向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一婦人身體重妊。是時。我便作是念。眾生受苦何至於斯。

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婦人所。而作是說。我從賢聖生已來。未曾殺生。持此至誠之言。使此母人胎得無他。

鷲掘魔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鷲掘魔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往至彼母人所。語彼母人曰。我從賢聖生已來。更不殺生。持此至誠之言。使胎得解脫。

是時。母人胎即得解脫。

是時。鷲掘魔城中乞食。諸男女大小見之。各各自相謂言。此名鷲掘魔。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今復在城中乞食。

是時。城中人民。各各以瓦石打者。或有以刀斫者。傷壞頭目。衣裳裂盡。流血污體。即出舍衛城至如來所。是時。世尊遙見鷲掘魔頭目傷破。流血污衣而來。見已。便作是說。汝今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應永劫受之。

是時。鷲掘魔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鷲掘魔在如來前。便說此偈。

堅固聽法句	堅固行佛法
堅固親善友	便成滅盡處
我本為大賊	名曰鷲掘魔
為流之所[漂*寸]	蒙尊拔濟之
今觀自歸業	亦當觀法本
今以逮三明	成就佛行業
我本名無害	殺害不可計
今名真諦實	不害於一切
設復身口意	都無害心識
此名無殺害	何況起思想
弓師能調角	水人能調水
巧匠調其木	智者自調身
或以鞭杖伏	或以言語屈
竟不加刀杖	今我自降伏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月現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日現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行
是照於世間	如彼月雲消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者
是照此世間	如彼日雲消
我今受痛少	飲食自知足
盡脫一切苦	本緣今已盡
更不受死跡	亦復不樂生
今正待時節	歡喜而不亂

是時。如來可鷲掘魔所說。是時。鷲掘魔以見如來然可之。即從座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鷲掘魔本作何功德。今日聰明智慧。面目端政。世之希有。復作何不善行。於今身上。殺害生類不可稱計。復作何功德。於今值如來。得阿羅漢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過去久遠於此賢劫之中。有佛名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迦葉如來去世之後。有王名大果。統領國界。典閻浮提。爾時。彼王有八萬四

千宮人嫖女。各無兒息。爾時。大果王向諸樹神·山神·日月·星宿。靡所不周。欲求男女。爾時。王第一夫人身即懷妊。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貌端政。世之希有。是時。彼王便生是念。我本無有兒息。經爾許時。今方生兒。宜當立字。於五欲之中。而自娛樂。

是時。王召諸群臣能瞻相者。而告之曰。我今以生此兒。各與立字。是時。群臣聞王教已。即白王言。今此太子極為奇妙。端政無比。面如桃華色。必當有大力勢。今當立字名曰大力。是時。相師與太子立字已。各從座起而去。是時。國王愛憖此太子。未曾去目前。

是時。太子年向八歲。將諸臣佐往父所。朝賀問訊。父王復作是念。今此太子極自奇特。即告之曰。吾今與汝取婦何如乎。太子白王。子今年幼何須娉娶。是時。父王權停不與取婦。復經二十歲。王復告曰。吾欲與汝取婦。太子白王。不須取婦。是時。父王告群臣人民曰。我本無兒息。經歷久遠。方生一子。今不肯取婦。清淨無瑕。爾時。王太子轉字名曰清淨。

是時。清淨太子年向三十。王復勅群臣曰。吾今年已衰微。更無兒息。今唯有清淨太子。今王高位應授與太子。然太子不樂五欲之中。當云何理國事。群臣報曰。當為方便。使樂五欲。是時。父王即椎鐘鳴鼓。勅國中。其能使清淨太子樂五欲者。吾當賜與千金及諸寶物。

爾時。有女人名曰姪種。盡明六十四變。彼女人聞王有教令。其能使王太子習五欲者。當賜與金千斤及諸寶物。即往至父王所。而告之曰。見與千金及諸寶物。能使王太子習於五欲。父王報曰。審能爾者。當重相賜。不負言信。時姪女白王。太子為寢宿何處。王報曰。在東堂上。無有女人。唯有一男兒。在彼侍衛。女人白曰。惟願大王勅內宮中。勿見限遮。隨意出入。

是時。姪女即其夜鼓二時。在太子門側。佯舉聲哭。是時。太子聞女人哭聲。便勅侍人曰。此是何人於斯而哭。侍人報曰。此是女人在門側哭。太子告曰。汝速往問所由哭耶。時。彼侍臣往而問之所由哭耶。姪女報曰。夫主見棄是故哭耳。侍臣還白太子。此女人為夫主所棄。又畏盜賊。是故哭耳。太子告曰。將此女人著象廄中。到彼復哭。復將至馬廄中。復哭。太子復語侍臣。將來在此。即將入堂。復於中哭。太子躬自問曰。何為復哭。姪女報曰。太子。女人單弱極懷恐怖。是故哭耳。太子告曰。上吾床上。可得無畏。時。女人默然不語。亦復不哭。是時。女人即脫衣裳。前捉太子手。舉著己胸上。即時驚覺。漸漸起欲想。以起欲心。便身就之。

是時。清淨太子明日清旦。往父王所。是時。父王遙見太子顏色。殊於常日。見已。便作是說。汝今所欲者事果乎。太子報曰。如大王所言。是時。父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作是說。欲求何願。吾當與之。太子報曰。所賜願者。勿復中悔。當求其願。時王報曰。

如汝所言。終不中悔。欲求何願。太子白王。大王。今日統領閻浮提內。皆悉自由。閻浮提里內諸未嫁女者。先適我家。然後使嫁。是時王曰。隨汝所言。王即勅國內人民之類曰。諸有女未出門者。先使詣清淨太子。然後嫁之。

爾時。彼城中有女名須鬻。次應至王所。是時。須鬻長者女露形裸跣在眾人中行。亦無羞恥。眾人見已。各相對談。此是長者女。名稱遠聞。云何露形在人中行。如驢何異。女報眾人曰。我非為驢。汝等眾人斯是驢耳。汝等頗見女人還見女人有相恥乎。城中生類盡是女人。唯有清淨太子是男子矣。若我至清淨太子門者。當著衣裳。是時。城中人民自相謂言。此女所說誠入我意。我等實是女。非男也。唯有清淨太子乃是男也。我等今日當行男子之法。

是時。城中人民各辦戰具。著鎧持杖。往至父王所。白父王曰。欲求二願。唯見聽許。王報之曰。何等二願。人民白王。王欲存者當殺清淨太子。子欲存者今當殺王。我等不堪任承事清淨太子辱國常法。

是時。父王便說此偈。

為家忘一人 為村忘一家
為國忘一村 為身忘世間

是時。父王說此偈已。告人民曰。今正是時。隨汝等意。是時。諸人將清淨太子取兩手縛之。將詣城外。各相謂言。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殺。何須一人殺乎。

是時。清淨太子臨欲死時。而作是說。又作誓願。諸人民取吾枉殺。然父王自與我願。我今受死亦不敢辭。使我將來之世。當報此怨。又使值真人羅漢。速得解脫。是時。人民取太子殺已。各自散去。諸比丘。莫作是觀。爾時大果王者。豈異人乎。今鷲掘魔師是也。爾時婬女者。今師婦是也。爾時人民者。今八萬人民死者是也。爾時清淨太子。今鷲掘魔比丘是也。臨欲死時作是誓願。今還報怨無免手者。緣此因緣。殺害無限。後作誓願。願欲值佛。今得解脫。成阿羅漢。此是其義。當念奉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聰明捷疾智者。所謂鷲掘魔比丘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 卷第三十一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六) (CBETA 2008 - T02n0125_p0719b20)